《系统与语料—二者关联探索》于 2010 年 1 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影印出版， ISBN: 978-7-5100-1418-5/H•1062

《系统与语料—二者关联探索》导读

冯志伟

2002 年 7 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举行了第 29 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探索它们之间的联系"。自 2002 年以来，学者们还召开了一些小型的讨论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收集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文集也相应地命名为《系统与语料：二者关联探索》，共收 13 篇论文。这些论文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专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代表人物 M.A.K. Halliday 为全书写了后记。

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简称 SFL）与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简称 CL）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外语言学研究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理论，语料库语言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语言的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理论，语料库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实践，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然而，近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语言特征分析的定量方法，而语料库语言学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在语料库中所发现的大量的语言事实后面隐藏着的语言理论问题。尽管这些语言学家的研究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一致认识到，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朋友，而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opposition），而应当是协同的（synergy）。尽管达成了这样的一致认识，不过，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还有非常复杂的具体问题需要探索，还有很多深刻的理论问题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不是靠夸夸其谈就能解决的。本书中的论文，探索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这种协同关系，这样的探讨，不论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对于语料库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为了认识本书中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关系的探讨的深刻意义，领会本书各篇文章中的主要内容，理解本书各篇文章中的概念和术语，需要读者具有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方面的背景知识。关于语料库语言学，在《语料库与计算语言学研究丛书》的序中，我们已经做了介绍，兹不详述。这里，我们将着重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背景知识。希望这些介绍，对于读者有所帮助。

一、从功能主义语言理论到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英国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创始人 J. R. Firth（弗斯，1890-1960）的功能主义语言理论，同时兼收法国功能主义、丹麦哥本哈根学派、捷克布拉

格学派的语言理论，最后由 Firth 的学生 M. A. K. Halliday（韩礼德，1925-）进一步发展起来。

我们首先介绍 Firth 的功能主义语言理论。其要点如下：

1．语言除了具有语言内部的上下文之外，还具有情境上下文

Firth 的语言理论受到英国人类学家 B. Man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很大的影响。B. Manlinowski 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he Trobriand lslands）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时，发现当地土著居民的话很难译成英语。例如，一个划独木船的人把他的桨叫做“wood”(木头)，如果不把这人的话与当时的环境结合起来，就不能理解 wood 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因此，他认为，要把一种文化所使用的语言中的术语及话语翻译成另一种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语言绝非自成体系，语言是根据社会的特定要求而进化的，因而语言的性质和使用都反映了该社会的具体的特性。他说：“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接着他又说：“一个单词的意义，不能从对这个单词的消极的冥思苦想中得出，而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对单词的功能进行分析之后才能推测出来。”[1]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只有在“文化上下文”(context of culture)，尤其只能在“情境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中，才能对一段话语的意义作出估价。Manlinowski 所说的“文化上下文”，是指说话者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Manlinowski 所说的“情境上下文”，是指说话时已在实际发生的事情，即语言发生的情境。

Firth 接受了 Manlinowski 的“情境上下文”这个术语，并且给它作了更加确切的定义。

Firth 认为，语言行为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范畴：

“A．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人格，有什么样的有关特征。

(1)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2)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

B．有关的事物和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

C．语言行为的效果。”[2]

这里所说的“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语言行为的效果”等，就是“情境上下文”。

因此，他认为，要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来看。他说，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形式，并非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和记号”。他还说：“我们生活下去，就得学习下去，一步步学会各种语言形式来作为厕身社会的条件。自己扮演的是哪些角色，这些角色得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心中有数。在情境上下文中说合乎身份的话，这才能行为有效，彬彬有礼。所以要提出各种限制性语言（restricted languages）这个概念。”他还说：“具备社会性的人能扮演各种各样、互相联系的角色，并不显得彼此冲突或很不协调。……为了研究语言学，一个具备社会性的人应当看作是能运用各种限制性语言的人。”[3]这里所谓的“限制性语言”，就是人们按各自的行业、身份、地位和处境所说出来的得体的话。

Firth 认为，语言的异质性和非联系性，要比大多数人所愿意承认的还要严重得多。人

---

[1] B．Malinowski，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p307，1923．

[2] J．R．Firth，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1957．

[3] J．R．Firth， The treat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146，1959.

类行为中有多少个专门系统，就有多少套语言，就有多少套同特殊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行为。人可能有各种身份，有时是乡下佬，有时则是有教养阶层的人。他们的语言都各有不同。

逻辑学家们往往认为，单词和命题本身就有意义，他们不考虑“参与者”和“情境上下文”。Firth 指出，这是不对的。他说：“我以为，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现代口语的每一段话都应该认为有其发言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情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4]

2．语言既有情境意义，又有形式意义

Firth 强调，语言学的目的是说明意义。他说：“描写语言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意义进行陈述。”[5]意义分两种：一种是“情境意义”，一种是“形式意义”。他之所以把意义作这样的区分，是由于他认为，语言既有情境上下文，又有语言内部的上下文。“情境意义”出自情境上下文，“形式意义”出自语言内部的上下文。

情境意义就是语言在情境上下文中的功能，前面已经讲过，这是 Firth 接受了 Manlinowski 的观点之后而提出来的。

形式意义则是 Firth 受了 Ferdinand de Sausurre（索绪尔，1857-1913）关于语言符号具有价值这一观点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什么是形式意义呢? Firth 说：“我主张把意义或功能分解为一系列的组成部分。确定每一种功能，都应当从某一语言形式或成分与某一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下手。这就是说，意义应当看成上下文关系的复合体，而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则各自处理放在适当的上下文中间的有关组成部分。”[6]

在 Firth 看来，形式意义可表现于三个层上：搭配层、语法层、语音层。

所谓“搭配”(collocation)，是指某些词常常跟某些词一起使用。Firth 说：“‘意义取决于搭配’是组合平面上的一种抽象，它和从‘概念’上或‘思维’上分析词义的方法没有直接的联系。night(夜晚)的意义之一是和 dark(黑暗)的搭配关系，而 dark 的意义之一自然也是和 night 的搭配关系。”[7]cow(母牛)是常常和动词 to milk(挤牛奶)一起使用的。这两个词往往这样搭配：They are milking the cows(他们给母牛挤奶)，Cows gave milk（母牛提供牛奶）。可是，tigress(母老虎)或 lioness (母狮子)就不会和 to milk 搭配，讲英语的人不会说*They are milking the tigresses，或*Tigresses give milk。由此可见，在搭配层，cow 的形式意义与 tigress 和 lioness 不同。

在语法层也有形式意义。例如名词的数这个语法范畴，在有的语言中只有单数和复数两种数(如英语)，在有的语言中有单数、双数和复数三种数(如古斯拉夫语)，在有的语言中有单数、双数、大复数、小复数四种数(如斐济语)。这样，在英语中的单数与古斯拉夫语和斐济语的单数的形式意义就不一样。在英语中，单数只与复数相对，在古斯拉夫语中，单数跟双数与复数相对；在斐济语中，单数跟双数、大复数、小复数相对。

语音层也有形式意义。假定某一语言中有[i]、[ɑ]、[u]三个元音，另一种语言中有[i]、[e]、[ɑ]、[o]、[u]五个元音，那么，[i]这个元音在第一种语言里的形式意义与[ɑ]、[u]相对，

---

[4] J．R．Finh，Papers in Linguistics，1934—1951，p226．
[5] J．R．Finh，Papers in Linguistics，1957，p190．
[6] J．R．Firth，Papers in Linguistics，1934 — 1951，p19．
[7] J．R．Firth，Papers in Linguistics，1957，p196．

在第二种语言里的形式意义与[e]、[ɑ]、[o]、[u]相对，二者的形式意义是不同的。

由此可以看出，Firth 关于“情境意义”的思想是来自 Manlinowski 的，而 Firth 关于“形式意义”的思想是来自 De Sausurre 的。他把这两位大师的观点融为一炉，独出一家，使其放出异样的光彩。

3．语言有结构和系统两个方面

在 Firth 的理论中，“结构”和“系统”这两个词有着特定的含义。“结构”是语言成分的“组合性排列”(Syntagmatic ordering of elements)，而“系统”则是一组能够在结构里的一个位置上互相替换的“类聚性单位”(a set of paradigmatic units)。结构是横向的，系统是纵向的。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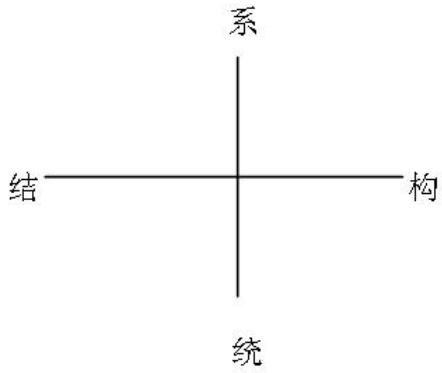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与系统

语法层、语音层和搭配层都存在着结构和系统。

在语法层，例如：

John greeted him.(约翰欢迎他。)

John invited him.(约翰邀请他。)

John met him.(约翰遇见他。)

这三句话的结构都是 SVO(主语+动词+宾语)，其结构相同。在这相同的结构中，动词可以用 greet，或用 invite，或用 meet，三者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

在语音层，例如：英语有 pit、bit、pin、pen 这四个词，其结构是 C_1VC_2 (辅音 $_1$+元音+辅音 $_2$)。在这个结构中，词首 C_1 位置可出现[p]、[b]，词中 V 位置可出现[i]、[e]，词末 C_2 位置可出现[t]、[n]，这就构成三个不同的系统。

在搭配层，例如：

a 栏	b 栏
strong argument	powerful argument
(有力的论据)	(有力的论据)
strong tea	powerful whiskey
(浓茶)	(烈性的威士忌)
strong table	powerful car
(结实的桌子)	(动力大的汽车)

这里的结构是 A+N(形容词+名词)。但是，在 a 栏，argument、tea、table 出现在 strong 之后，三者属于一个系统；在 b 栏，argument、whiskey、car 出现在 powerful 之后，三者同

属另一个系统。讲英语的人，不能说*strong whiskey，也不能说*powerful tea，否则，系统就乱套了。

4．音位的多系统理论和跨音段理论

Firth 的音位理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多系统论”(polysystemic)，一个是“跨音段论”(prosodic)。

首先说“多系统论”。根据 Firth 关于“系统”的概念，在音位学中的系统，就是在某个结构中的一个位置上所能出现的若干个可以互换的语音的总称。例如，skate[skeit]、slate[sleit]、spate [speit]这三个词的结构都是 $C_1C_2VC_3$(辅音 $_1$+辅音 $_2$+元音+辅音 $_3$)，[k]、[1]、[p]都能在 C_2 这个位置上出现，构成一个系统。美国描写语言学描写音位，采用的是“单系统”(mono-systemic)分析法。例如，team 中的[t^h]是吐气的，它出现于词首；steam 中的[t]是不吐气的，它出现于[s]之后。因此，把[t^h]、[t]归为一个音位｜t｜， 并说[t^h]、[t]是音位｜t｜的变体(allophone)。但是，单系统分析法有时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例如，爪哇语的词首可出现 11 个辅音：[p]、[b]、[t]、[d]、[t]、[d]、[tj]、[dj]、[k]、[g]、[?]，词末只能出现四个辅音：[p]、[t]、[k]、[?]。按单系统分析法，应当把词末的四个辅音与词首的 11 个辅音中的四个合起来算为四个音位。但是，词末的[t]是与词首的[t]归为一个音位呢？还是与词首的[t]或[tj]归为一个音位呢？这是很难决定的。如果采用多系统分析法，建立两个辅音系统，一个是词首辅音系统，一个是词末辅音系统，这样描写起来就好办得多了。

再说“跨音段论”。Firth 认为，在一种语言里，区别性语音特征不能都归纳在一个音段位置上。例如，语调不是处于一个音段的位置上，而是笼罩着或管领着整个短语和句子。“Has she come?”(他来了吗?)用升调，这个升调不局限于 has 的｜h｜、｜æ｜、｜z｜各音段音位的位置，也不局限于 he、come 的｜h｜、｜i｜、｜k｜、｜ʌ｜、｜m｜各音段音位的位置，而是笼罩着整个的问句。这种横跨在音段上的成分，就叫做“跨音段成分”(prosody)。跨音段成分可以横跨一个音节的一部分，也可以横跨整个音节，或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语调是跨音段成分之一，但跨音段成分并不限于语调。

例如，roman meal(罗马面，由粗小麦粉或黑麦粉搀和亚麻仁制成)这个合成词，有八个音位｜romən mil｜，按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每个音位都要这样描写一番：｜r｜是浊音、舌尖音、卷舌音，｜o｜是浊音、圆唇音、央元音，｜m｜是浊音、双唇音、鼻音……，如此等等。当把这八个音都描写完，“浊音”这个特征重复了八次，显得叠床架屋，不得要领。事实上，“浊音”是八个音都共有的，它横跨在 roman meal 这个合成词的整个音段上，因此，在这里，Firth 把“浊音”也看成一种跨音段成分，描写方法简洁明白。

从 Firth 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Firth 所说的跨音段成分，除了语调之外，还有音高、音强、音长、元音性、软颚性等。

音位单位(phonemic units)减去跨音段成分(prosody)之后留下来的东西，Firth 叫做“准音位单位”(phonematic units)。例如，把｜romən mil｜的浊音性抽出，留下的就是八个准音位单位。

以上我们介绍了 Firth 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下面我们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英国语言学家 M.A.K. Halliday 提出的。

Halliday 于 1925 年生于英格兰约克郡的里兹，青年时期在伦敦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

1947—1949 年来我国北京大学深造，受到罗常培的指导，1949—1950 年到岭南大学学习，又受到王力的指导。回英国之后在 J．R．Firth 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于 1955 年完成博士论文《“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Halliday 先后在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任教，并在美国耶鲁大学、美国布朗大学、肯尼亚内罗毕大学任教。1972—1973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1973—1975 年担任美国伊尼诺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此后，Halliday 移居澳大利亚，帮助筹建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担任系主任。Halliday 先后被授予英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荣誉院士、悉尼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同时还被法国南锡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希腊雅典大学、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香港岭南大学、英国加的夫大学、印度中央英语和外语学院等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

Halliday 继承并发扬了以他的老师 Firth 为代表的伦敦语言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 同时还受 B. Manlinowski（马林诺夫斯基）、L. Hjelmslev（叶尔姆斯列夫）和 Whorf（沃尔夫）的影响, 建立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在下面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 Firth 的功能主义学说：

1．Halliday 发展了 Firth 关于“情境上下文”的理论，提出了“语域”的概念。

Halliday 把 Firth 关于“情境上卞文”的理论落实到具体的语言结构中去。他认为，语言的情境可由“场景”(held)、“方式”(mode)和“交际者”(tenor)三部分组成。“场景是话语在其中行使功能的整个事件，以及说话者或写作者的目的。因此，它包括话语的主题。方式是事件中话语的功能，因此，它包括语言采用的渠道(临时的或者有准备的说或写)，以及语言的风格或者修辞手段(叙述、说教、劝导、应酬等等)。交际者指交际中的角色类型，即话语的参与者之间的一套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相应的社会关系。场景、方式和交际者一起组成了一段话语的语言情境。”[8]

语言的语义可以分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和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概念功能表示说话的内容，又可再分为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1ogical function)。经验功能与说话的内容发生关系，它是说话者对外部环境的反映的再现，是说话者关于各种现象的外部世界和自我意识的内部世界的经验。逻辑功能则仅仅是间接地从经验中取得的抽象的逻辑关系的表达。句子“This picture was written by John”的概念功能分析如下：This picture 是对象（Goal），was written 是行为（Action），by John 是行为者（Actor）。它们表示说话的内容和及物关系（transitivity relations）。这些内容和及物关系是由语言情境中的场景决定的。

人际功能是一种角色关系，它既涉及说话者在语境中所充当的角色，也涉及说话者给其他参与者所分派的角色。例如，在提问时，说话者自己充当了提问者，即要求信息的人的角色；同时，他也就分派听话者充当了答问者，即提供信息的人的角色。又如，在发命令时，说话者自己充当了命令的发出者，即以上级的口吻讲话的角色，同时，也就分派听话者充当了命令接受者，即以下级的身份执行命令的角色。不同的说话者，因与听话者的关系不同，

---

[8] M．A．K．Halliday & R．Hosan，Cohesion in English，Longman，p22，1976．

在对同一听话者说话时，会采取不同的口气；而同一说话者对不同的听话者说话时，也会采用不同的口气。句子“This picture was written by John”的概念功能分析如下：This picture was 表示过去的行为，是句子的情态部分（Modal），writtren by John 表示内容，是句子的命题部分（Propositional）；从句法功能上分析，This picture 表示句子的主语（Subject），was written 表示句子的谓语（Predicate），by John 表示句子的附加语（Adjunct）。它们表示句子中各个成分的角色关系。这样的角色关系是由语言情境中的交际者决定的。

语篇功能使说话者所说的话在语言环境中起作用，它反映语言使用中前后连贯的需要。例如，如何造一个句子使其与前面的句子发生关系，如何选择话题来讲话，如何区别话语中的新信息和听话者已经知道的信息，等等。它是一种给予效力的功能，没有它，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都不可能付诸实现。句子“This picture was written by John”的语篇功能分析如下：This picture 是主题（Theme），was writren by John 是述题（Rheme）；从信息的新旧来分析，This picture was written 是旧信息（Given），by John 是新信息（New）。它们表示句子成分的效能。这样的效能是由语言情境中的交际的方式决定的。

当语言情境的特征反映到语言结构中时，场景趋向于决定概念意义的选择，交际者趋向于决定人际意义的选择，方式则趋向于决定语篇意义的选择。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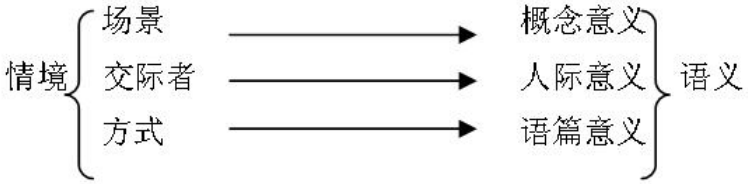

图 2　情境决定语义的选择

这样，Halliday 便把语言的情境落实到语言本身的语义上来，具体地说明了情境与语言本身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Halliday 提出“语域”(registers)的概念。

语域是语言使用中由于语言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语言变异。语言环境的场景、交际者、方式三个组成部分，都可以产生新的语域。

由于场景的不同，可产生科技英语、非科技英语等语域。科技英语又可以再细分为冶金英语、地质英语、数学英语、物理英语、化学英语、农业英语、医学英语等语域。这些语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及物关系和语言各结构等级上的逻辑关系的不同。

由于交际者的不同，可产生正式英语、非正式英语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英语等语域，还可以产生广告英语、幽默英语、应酬英语等语域。这些语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气、情态以及单词中所表达的说话者的态度的不同。

由于方式的不同，可产生口头英语和书面英语等语域。这些语域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题结构(主题、述题)、信息结构(新信息、旧信息)和连贯情况(如参照、替代、省略、连接等)的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语域的变异，通常不是只由一种语言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的。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场境、交际者和方式三个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改变。这三种类型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便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语域。所谓“语言”(language)，只不过是一个高度抽

象化的概念。

2．Halliday 发展了 Firth 关于“结构”和“系统”的理论，对“结构”和“系统”下了新的定义，提出了“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

Halliday 坚持从系统和功能两大角度来研究语言。Firth 认为，“系统或选择是在语言的结构内部进行的, 因而结构是第一性的”，Halliday 对于 Firth 的这种看法提出了修正。他明确提出“系统的概念适用于级[9]的自上而下的各个层次, 在语言深层中存在的是系统而不是结构”, 他主张，“系统存在于所有层次”，这样，Halliday 就从“阶和范畴的语法” (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过渡到“系统语法” (systematic grammar)。

Halliday 提出的系统语法理论包括四个基本范畴：单位(unit)、结构(structure)、类别(classification)、系统(system)。分别解释如下：

①单位：语言的单位形成一个层级体系(hierarchy)，它同时又是一个分类体系，单位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从最高(最大)到最低(最小)的层级分布，每个单位都包含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紧跟在它下面的(小一号的)单位。例如，英语中的单位就是句子（sentence）、小句（clause）、词组（phrase）、词（word）和语素（morpheme）。一个单位的“级”(rank)就是这个单位在层级体系中的位置。

②结构：在语法中，为了说明连续事实间的相似性而设立的范畴，叫“结构”。结构是符号的线性排列，其中，每个符号占一个位，而每个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成分。结构中的每个单位，由一个或多个比它低一级的单位组成，而每一个这样的组成成分，都有自己特殊的作用。例如，英语的小句由四个词组组成，这四个词组的作用是分别充当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e)、补语(complement)和附加语(adjunct)，分别用 S、P、C、A 来代表。所有的小句都可由它们组合而成。如 SAPA(主语一附加语一谓语一附加语)、ASP(附加语一主语一谓浯)、SPC(主语一谓语一补语)、ASPCC(附加语一主语一谓语一补语一补语)，等等。此外，在词组这一级，还有一类词组，Halliday 把它们叫做“前定语”(modifier)、“中心语”(head)、“后定语”(quatifier)，分别用 M、H、Q 来代表。如果可能存在的结构有 H(中心语)、MH(前定语一中心语)、HQ(中心语一后定语)、MHQ(前定语一中心语一后定语)等形式，那么，这些结构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为(M)H(Q)，其中括号里的成分可有可无，是随选的。

③类别：一定单位的一群成员，根据它们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中的作用，可以定出它们的“类别”。例如，英语的词组可定出动词词组、名词词组、副词词组等类别。动词词组用作小句中的谓语，名词词组用作小句中的主语和补语，而副词词组在小句中则具有附加语的功能。它们的类别都是根据词组中的成员在小句中的作用定出来的。一般地说，如果某一单位具有基本结构 XY、XYZ、YZ、XYZY，那么，下一级单位的基本类别就是“作用于 X 的类别”、“作用于 Y 的类别”和“作用于 Z 的类别”。

结构和类别为一方，单位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在理论上确定。类别和结构一样，都是同单位相连的，类别始终是一定单位的成员的类别。类别和结构的关系经常不变，类别总是按照上一级单位的结构来定，结构总是按照下一级单位的类别来定。

④系统：Halliday 指出，所谓“系统”，是由一组特点组成的网。如果进入该系统的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就选出一个特点，而且只选出一个特点。从某一特定系统网中形成的特

[9] Halliday 的“级”（rank）指语篇、句子、小句、词组、短语、词和语素等不同的语言级别。

点进行的任何选择，就构成对某一单位的系统的描写。可见，系统从其外部形式上看，就是一份可供说话者有效地进行选择的清单。系统之间的种种关系，可以由系统网来表示。

系统存在于所有的语言层，如语义层、语法层和音位层，它们都有各自的系统来表示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从系统语法的观点来看，言语行为就是从数量巨大的、彼此有关的、可供选择的各种成分中，同时地进行选择的过程。

假设有一个包括特点 a 和 b 的系统，必须选出 a 或 b，则可表示为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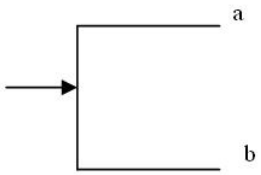

图 3　系统中的选择之 1

如果系统 (1) 包含特点 a 和 b，系统 (2) 包含特点 x 和 y，而系统(1)中的 a 是进入系统 (2) 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选上了 a，那就必须选择 x 和 y，则可表示为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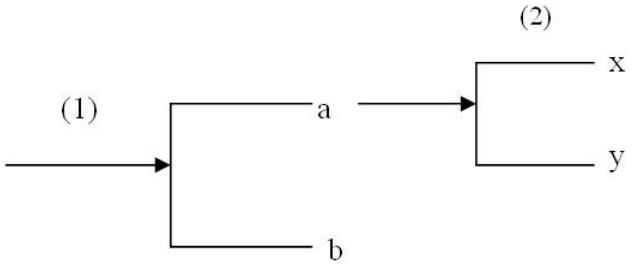

图 4　系统中的选择之 2

如果在同样的条件 a 下，系统 m / n 与系统 x / y 同时发生，则可表示为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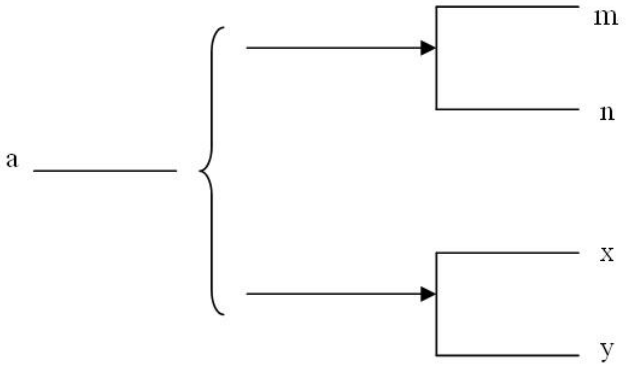

图 5　系统中的选择之 3

如果在 a 和 c 二者都选上的条件下，必须选择 x 或 y，则可表示为图 6：

图 6　系统中的选择之 4

如果在 a 或者 d 选上的条件下，选择 x 或 y，则可表示为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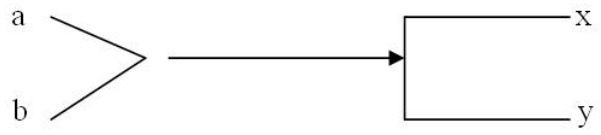

图 7　系统中的选择之 5

由此，可以组成系统网，这种系统网可以清楚地描写句子的结构。例如，图 8 是英语时间表达法的系统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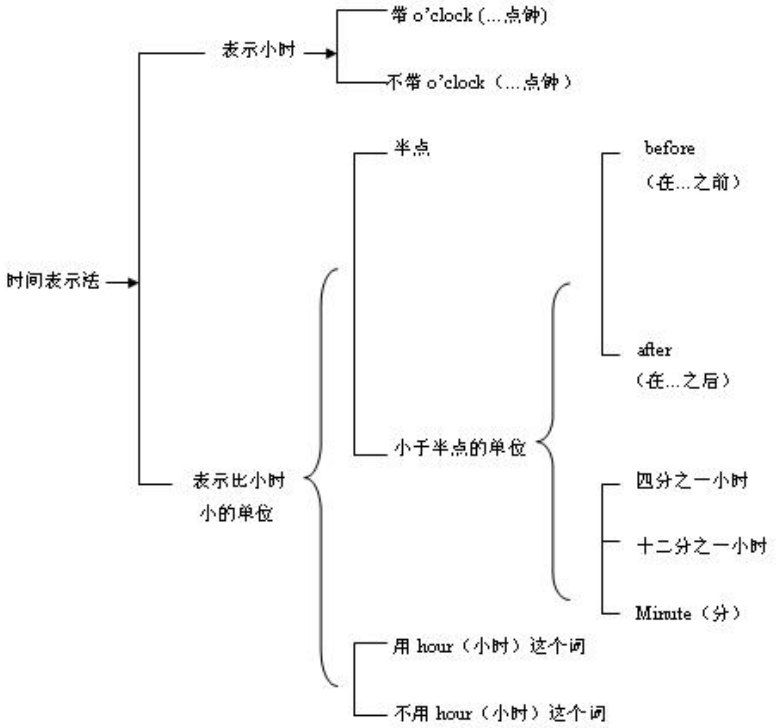

图 8　英语时间表达法的系统网

这个系统网可以准确地说明下列各句是否合乎语法。

i.　Is it six yet?(已经六点钟了吗？)

ii.　I think it's about half past．(我想大约是过了半点钟左右。)

iii．It was five after ten．(十点五分。)

iv．He got there at eight minute before twelve．(他于十二点差八分到达那里。)

v．*He got there at eight before twelve．

vi.　*It was half past ten o'clock．

句 i 是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表示小时”这一类可以选用“不带 o'clock”的用法。句 ii 是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表示“比小时小的单位”这一类也可以采用“不用 hour(小时)这个词”的用法。句 iii 是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表示比小时小的单位”这一类可先进入“比半点小的单位”，然后进入“十二分之一小时”(即五分钟)这种用法，而无须用“minute”(分)这个词；但在“小于半点的单位”这同一条件下，还应同时用“after"(在……

之后)或“before”(在……之前)，句“iii 中用了 after，所以是正确的。句 iv 也是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表示比小时小的单位”这一类，可先进入“小于半点的单位”，然后，又可同时地进入“before”(在……之前)和“minute”(分)。句 v 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当它进入“小于半点的单位”之后，必须在“四分之一小时”或“十二分之一小时”或“minute”(分)之间选择一种，但它哪一种都没有选择，所以，是不正确的。句 vi 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系统网中，如果进入了“表示比小时小的单位”，然后又进入了“半点”的表示法，则不应该用“o'clock”，而只有在“表示小时”这一类中，才能带“o'clock”，所以，句 vi 不正确。

可以看出，系统语法的系统网必须精心地进行编制，才能正确无误地表示语言的结构。

由于系统语法把言语行为看成一个在数量庞大的、彼此有关的可选择项目中同时地进行选择的过程，如果表示这种选择过程的系统网编制得既详尽又准确，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手段对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使这种系统语法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得到实际的应用。美国人工智能专家维诺格拉德(T．Winograd)，在 1974 年研制的自然语言理解程序 SHRDLU 中，运用了系统语法的理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SHRDLU 程序能理解用普通英语键入计算机终端的语句，并能回答询问，以此进行人机对话，用英语来指挥机器人摆弄积木，移动简单的几何物体。

Halliday 的系统语法大大地发展了 Firth 的功能语法中关于系统的理论，把功能语法发展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

3．Halliday 提出了语法分析的三个尺度——级、幂、细度

Halliday 把语法分析的尺度叫做“阶”（scale）。为了把范畴相互联系起来，要采用三种抽象的“阶”进行工作，这就是“级” (rank)、“幂” (exponence)和“细度”(delicacy)的“阶”，也有人把它们分别翻译为“级阶”、“说明阶”和“精密阶”。本文采用“级”、“幂”和“细度”的译名。

级的阶上，排列着从句子到语素的各层单位，按逻辑顺序从最高单位排列到最低单位。句子的描写只有当语素的描写完备以后才是完备的，反之亦然。

幂的阶是抽象程度的阶梯，它把语法中的概念同实际材料联系起来。从比较抽象的概念向具体的材料推进，就是沿着幂的阶下降。

细度的阶则反映结构和类别的细分程度。细度是一个渐进系(cline)，它是潜在地带有无限分度的连续体。它的范围，一头是结构和类别两大范畴中的基本程度，另一头是理论上这样的一个点，过了这个点就得不出新的语法关系。

Halliday 认为，对一个语言项目进行分类时，应该按照细度的阶，由一般逐步趋向特殊，对每一个选择点上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例如，句子可区分为陈述句和祈使句；如果是陈述句，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肯定句和疑问句；如果是疑问句，又可再进一步细分为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

细度的概念也可以适用于语义层。例如，在及物性系统中，过程可细分为物质过程、思维过程、关系过程和言语过程，而思维过程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感觉过程、反应过程和认知过程。

在每一个选择点上，可选项的选择要考虑概率。当进一步细分时，如果有多重标准，而且其中有关的标准如果互相交叉，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以不同的参数值，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类别的区分细微得使描写只顾得上关键性的标准，而顾不上别的标准，这样的描写也就到了尽头。例如，小句按细度的阶一步一步地区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走到语法区分的尽头，就得让它们接下去经受词汇的区分。到了这一步，不论形式项目是否在系统中排列就绪，它们之间进一步的关系只能是词汇关系，必须用词汇理论来说明语法所无法对付的那部分语言形式。

“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部分，但这不是两种语法的简单综合，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理论框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系统语法着重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在表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义时，必然要在语言的各个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

功能语法着重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系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语义功能而逐渐形成起来的；人们在交往中需要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时，也是根据所要实现的功能而进行有动因的活动。

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除了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构成及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以及这些子系统运作的方式之外，还要研究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些作用。Halliday 说过，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人们是怎样破译高度浓缩的日常话语，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诸系统来进行破译的呢？”

总起来说，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主要有如下六点。

1．元功能的（meta-function）思想

Halliday 把语言的语义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种。

这样的分类，将语言与语言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同时又可以对语言的内部关系进行解释。Halliday 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这种功能千变万化，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其中有若干个有限的抽象的功能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这就是“元功能”（meta-function）。Halliday 认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都具有“元功能”的性质。这三种元功能的含义如下：

(1) 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包括经验（experiential）功能/或关于所说“内容”的功能和逻辑功能，这个功能与通常被称为表达的“命题内容”有关。

(2) 人际元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这个功能由建立和维护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交互关系的那些功能组成的。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行为和动作，因此语言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地位与关系。

(3) 语篇元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这个功能与适合于当前话语的表达方式有关。这包括“主题化”（thematization）以及所指等问题。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这样的语法单位，而是“语篇”，语篇能表达的思想比单词或句子更加完整。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三个方面结合成一体，无主次之分。

2．系统的思想

Halliday 不同意 De Sausurre 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一套符号的集合。

他认为：

(1)对语言的解释要用意义的有规则的源泉（也就是“意义潜势”）来解释，因为语言并不是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集合；

(2)结构是过程的底层关系，是从潜势中衍生的，而潜势可以更好地用聚合关系来表达，语言系统是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就可以产生结构；

(3)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之中，各个层次的系统都有表示自己层次的意义潜势。

3．层次的思想

Halliday 认为语言是一种多层次的系统结构，包括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各层次间相互联系。

他认为：

（1）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

(2) 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实现"（realize）关系，即对“意义（语义层）”的选择实现于对“形式（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体现于对“实体（音系层）”的选择；

(3) 整个语言系统是一个多重的代码系统，可以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然后又由另一个系统代入其他的系统；

(4) 采用层次的概念可以使人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扩展到语言的外部，语义层实际上是语言系统对语境即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现。

4．功能的思想

Halliday 的功能思想属于语义的概念，这里的功能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是构成一个语义系统的起具体作用的语义成分，词汇语法的成分或结构只是它的表达格式。如： The little girl broke her glasses at school（小女孩把她的眼镜在学校里打破了）可以分析如表 1：

表 1　概念功能与词汇语法

	The little girl	broke	her glasses	at school .
概念功能：及物性	动作者	过程	目标	环境
词汇语法：	名词词组	动词	名词词组	介词短语

这就将表达式和它所表达的语义清楚地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概念功能层次，可分析为“动作者 - 过程 - 目标 - 环境”，在词汇语法层次，可分析为“名词词组 - 动词 - 名词词组 - 介词短语”。然后对这里所涉及的每一个部分再进行具体的研究。

Halliday 认为语言的及物性仅是语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层即可描写，不强求一致。概念元功能中有表示肯定与否定的归一性, 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的各个语义系统均可表示语义。

5．语境的思想

Halliday 认为如果人们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区别语义系统的标准，也就是要依靠语境来确定属于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的标记。语言之外的社会语境或情景与语言一样也是语义的一部分。“社会语境”、“环境”、“相互交往”等概念与“知识”和“思维”在理论上是同类型的，即“相互交往”能解释“知识”。

6．近似的或概率的思想

Halliday 从信息理论中汲取了“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概率的”（probabilistic）思想。

他认为：

(1) 语言固有的特征之一是概率性，这种概率性特征在人们选择词汇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从英语中选择“人行道”一词时，有人习惯用 sidewalk，有人却喜欢 pavement 等；

(2) 人们只能从相对概率来掌握语言的使用范围，把这种原则推广到对语法系统的描写时，各种句型的使用也有一个概率的问题。要掌握不同形式语言项目的使用，必须精确地区别语义与特定情景语境的关系；

(3) 语言的概率性说明，不同语域之间的差别可能就是由于它们在词汇语法层面上的概率的不同而形成的，这种概率与所要表达的不同语义的确切程度有关。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区别和联系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色彩是极为浓重的，它是一种“理论浓重（theory-heavy）”的语言学。它的语法非常复杂，采用“级”、“幂”和“细度”三个不同的“阶”对句子进行分析，根据这样的分析来建立系统的网络。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描写语言现象的时候，非常注重语言的客观事实。语言各个层次的描写、上下文的描写以及文化的描写，在理论上都要保持一致，要从中抽取出共同的符号选择词汇，强调这些描写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语言中每一个要素的表层特征，既要在非常特殊的上下文环境中来研究，还要在最为普遍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语言特征描写的每一个方面还要进一步联系更为普遍的符号学理论来加以丰富和充实。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自然出现的实例的基础上的，但是，至今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分析的数据的规模还比较小，语料库只是用来验证（to test）理论的描写，但不是用来驱动（to drive）理论的描写。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比，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色彩轻淡得多，它是一种“理论轻淡”（theory-light）的语言学。几乎任何一个语言学流派都可以使用语料库，而且，在语料库语言学家当中，他们的语言学理论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主张采用“语料库驱动”（corpus-driven）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者甚至提出，在使用语料库来研究语言的开始阶段，其研究方法应当是“理论上中立的”（theory-neutral），尽管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必须考虑每一个语言单位在语言学中的作用。

简言之，这两种语言学对于“语言描写”（describing language）这个行为的解释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除了上述的差异之外，这两种学科还有着共同的基础。

这种共同基础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关于“自然出现的语言”（naturally occurring language）和关于“作为文本的语言”（language as text）的观点。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家的工作就是记录天生的语言能力（innate competence），不必考虑语言使用的事实（evidence of usage）。不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语料库语言学都反对这样的看法。他们注重语言的事实，力求描写“自然出现的语言”，主张严格区分“语法”（grammar）和“话语”（discourse）；他们力求描写“作为文本的语言”，注重“文本”和“篇章”的描写，主张严格区分“语义”（semantics）和“语用”（pragmatics）。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都重视“上下文”（context）。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的上下文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要与其他的社会符号系统相互作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双方向的，也是确定性的，因此，社会环境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要研究的上下文。在语料库语言学中，主要研究索引行（concordance line）、词表（wordlist）和搭配表（list of collocates），它们都是语言单位出现的直接环境，后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下，语料库语言学也开始研究语料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开始考虑语言的社会上下文。这些影响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资源的社会上下文的识别和分类，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共同的研究内容。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都重视“频度”（frequency）。在语料库语言学中，频度的统计结果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当有说服力的语言规律。例如，从语料库中得到关于英语单词“interested”的所有实例，从中可以观察到，这个单词右侧出现频度最高的单词是 in，出现频度次高的单词是 to，而在“interested to”之后出现的单词，可以按照频度的高低排列，分别是：know, see, hear, read, learn, note, find, discover。如表 2 所示：

表 2： interested in 和 interested to 的频度表

interested	36,393		
interested in	25,229		
interested to	1,297		
interested to		know	336
		see	257
		hear	209
		read	171
		learn	74
		note	31
		find	26
		discover	15

语言库语言学中对于单词或词组的频度的统计，可以帮助语言学家发现单词或词组的分布规律，是非常可靠的研究手段。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近似”和“概率”的思想，把频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操作性特征，也重视频度的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说话者在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选择的时

候，他们就会考虑到频度，说话者对于频度的选择是非常敏感的，尽管他们未必会自觉地感觉到这样的选择。

总而言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都关心“上下文”和“频度”，这是这两种语言学的共同点，但是，它们对于“上下文”和“频度”的理解又各有差别。正是由于这样的共同点，我们才有可能探索“系统”(system)和“语料”(corpus)之间的“关联”(connections)，而对于这种关联的探索，成为了本书的中心内容。

三、本书主要篇目简介

《系统与语料：探索它们之间的关联》这个文集所收的 13 篇论文如下：

1. Geoff Thompson（Liverpool 大学）和 Susan Hunston（Birmingham 大学），《导论：系统与语料库：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两个传统》。

2. Michael Stubbs（Trier 大学），《语料分析：学科现状与未回答问题的三个类型》。

3. Michael Hoey（Liverpool 大学），《作为选择的语言：什么是选择？》。

4. Susan Hunston（Birmingham 大学），《熟语选词与系统：对于争论的一个贡献》。

5. Gordon Tucker（Cardif 大学），《在语料中注入系统：论语料库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关系》。

6. Christian M.I.M. Matthiessen（Macquarie 大学），《某些基本语法系统的频度侧面：中期研究报告》。

7. Amy Neale（Brighton 大学），《语料数据与系统网络的“匹配”：使用语料库修改并扩充英语的“及物性”网络》。

8. Anthony Baldry（Pavia 大学）和 Paul Thibault（Venice 大学），《多模态语料库语言学》。

9. Serge Sharoff（Leeds 大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怎样处理词汇语义：基于语料库的范围形容词意图研究》。

10. Motoko Hori（Kansai Gaidai 大学），《日语中“痛苦”的表达方法》。

11. Pattama Patpong（Macquarie 大学），《基于语料库的泰语连接词 ko:[3] 研究：文本资源的利用》。

12. Donna R. Miller（Bologna 大学），《从索引行到文本：在小型语料库 Alma Mater 关于赠送的提问中对于 giving 的评价》。

13. Martin Kaltenbacher（Salzburg 大学），《旅游网页中与文化相关的语言差异：激情与事实，在 Appraisal 框架内的语料分析》。

这些论文的内容都比较集中，大致可以归纳为 3 个方面：

-- 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之间的争论；

-- 关于语料库语言学中理论模型的研制；

-- 关于语料库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贡献。

从这个文集可以看出，在语料库语言学中，正在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来建立理论模型，从而把语料库研究的实际与语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正在使用

语料库经验研究的结果来丰富理论，从而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语料库中的经验数据结合起来。在共同的基础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正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是当代语言学发展中值得庆幸的盛事。

四、推荐阅读材料

最后，我们向读者推荐一些有关的文献。

本书涉及到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两方面的知识，为了深入理解本书的内容，扩大学术视野，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有关的书籍。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推荐阅读：

1. Berry Margaret, Introduction of Systemic Linguistics, 1 & 2, London: Batsford, 1975/7.

2. Eggins Suzanne,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Benjamins, 1994.

3.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mold, 1994.

4.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5.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修订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在语料库语言学方面，推荐阅读：

1. J. Sinclair, Reflection on Computer Corpora in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In Johansson (ed) 1982.

2. J. Sinclair, Corpus, Concordance and Collo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Susan Hunston, 《应用语言学中的语料库》（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年。